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禁宮祈禳八王

卻說巡軍當晚接了包袱，驚疑不定，只得為之隱藏。次日，偷出城南，逕往汴京而去。卻說六郎遭孟良去後，心下十分不快，神思彷彿，如醉如癡。忽一晚睡至三更，夢見孟良、焦贊滿身是血，慌慌忙忙走入府中。六郎問孟良曰：「我遭汝去幽州，取令公骸骨，緣何與焦贊染得滿身鮮血而來？」二人拜曰：「蒙將軍恩德過厚，今特來拜辭家去。」六郎驚曰：「相從半生，未嘗言及於家。今日汝等平空出此言何也？」遂伸手扯住孟良，孟良翻身一滾，撇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六郎甚是憂疑。捱至天明，究問焦贊，連日不見。左右報道：「日前亦往幽州取骸骨去了。」六郎聽罷，驚慌頓足歎曰：「焦贊休矣。」左右問其故，六郎曰：「孟良臨行曾言，若遇番人緝捕，惟手刃之，彼不知焦贊後去，必誤認為番人捕緝而殺之也。」眾人亦未准信。言罷，忽一人入府中見六郎拜曰：「小人幽州巡警之卒，日前夜近三更，小人正提鈴巡城，突遇一壯士付我包袱，再三叮嚀，叫我送至將軍府中。小人不敢失誤，今特背送到來。」六郎令解開視之，乃木匣盛著令公骸骨。六郎問曰：「當晚汝曾問其名否？」巡軍曰：「問之不說。彼言到府，自有分曉。一付了包袱，慌忙而去。」六郎令左右取過白銀三十兩相謝，巡軍去訖，乃遣輕騎星夜往幽州緝訪。不數日，回報孟良、焦贊二屍俱暴露於幽州城坳，今以沙土掩之而回。六郎仰天歎曰：「平定北遼，二人之力俱多。今兵革稍息，正好安享爵祿，而俱不幸喪亡。哀哉哀哉。」次日入奏真宗曰：「臣部下孟良、焦贊為取臣父骸骨，俱喪幽州。乞陛下追封官誥。」真宗聞奏，甚加傷悼，謂孟良、焦贊汗馬功多，乃遣人齎旨往幽州敕葬，謚贈孟良為忠誠定北侯，焦贊為勇烈平北侯。六郎謝恩而退，歸至府中，思憶孟良、焦贊，怏怏不樂。自是不出門庭，亦無心於理任矣。

卻說八王從幽州回時，路感風寒，疾作臥牀。真宗不時令寇準等問安。八王謂寇準曰：「我與先生輩相處數十年，不意從此永訣。」寇準曰：「殿下偶爾小恙，何遽出此言也？值今四海清平，殿下正好燮理朝綱，致治太平，使臣等坐觀雅化於來日也。」八王曰：「莫之為而為者，命也。此命定矣。人豈能逃！」寇準辭別，入奏真宗，請祈禳北斗之星以保八王。帝允奏，令寇準、柴玉主壇。寇準領旨，令人去請華真人來禳，建壇於禁宮。祈禳二日之後，真人對寇準言曰：「壇上本命天燈不滅，八殿下可保無虞。」寇準登壇看之，只見本命之燈明晃晃的，寇準心中暗喜。醮事完滿，疾病果愈，滿朝文武俱往八王府中稱賀。八王入朝謝恩，真宗親接上殿，面諭之曰：「卿之安危，係社稷之安危也。今日病可，社稷有托，乃朕之大幸焉。」於是命設酒筵慶賀。與席朝臣盡皆歡飲。

飲至日將晡，眾臣罷宴，擁送八王出朝，來到午門之外喝道。軍校慌忙回報，有一個白額金睛猛虎，忽從城東衝入街市，百姓無不驚駭奔走，真敢當抵，今直到午門而來。八王聽罷，出車視之，果見市中之人四散奔走，卻有一虎揚威咆哮近來。八王急令左右取過雕弓，搭箭樞弦射之。一箭射中其虎頸項，其虎帶箭跑回。眾軍奔忙追趕，跟至金水河邊不見蹤跡。軍人回報八王，八王驚疑半晌。歸至府中，心神恍惚，舊疾復作，後再不復起臥榻矣。

卻說楊六郎因憂傷孟良、焦贊，遂染重疾。太郡報知令婆，令婆與延朗、八娘、九妹俱至臥榻之前看之。六郎謂令婆曰：「兒此疾自料難瘳。」令婆曰：「我兒小心，待請良醫來治，或可安全。」六郎曰：「昨日當晝而寢，偶夢入朝。行至午門外，適逢八殿下與眾朝臣出來。不知八王因何拈弓搭箭射我。其箭恰中兒之頭項，忽然驚醒，甚覺項下疼痛難禁。想應命數當盡，以致夢中有所傷損。兒死之後，但乞母親保重暮景，勿因不肖之故，哀慟而傷神也。」又喚宗保謂之曰：「汝延德伯深知天文，曾對我言，大宋兵革之災，代代不絕。倘聖上命汝征討，須當仔細，務宜忠勤王事，不可失墜我楊門之威望也。」宗保再拜受命。六郎囑咐已畢，漸漸瞑目。忽又張目回顧延朗曰：「小弟不幸，今與家人相拋。望四哥善事母親，撫恤子姪，撐持門戶。弟死九泉仰戴。」言罷而卒。有詩為證：

塞北惟公一柱擎，忽聞華表鶴飛鳴。

寒蟾沒入少微去，朝野哀傷涕淚零。

六郎既卒，令婆等一家號哭，聲震京師。軍民聞之，無不下淚，延朗進奏真宗，真宗歎曰：「皇天不欲朕致太平，而使擎天之柱先折。」滿朝文武無不感傷。真宗正悲悼間，近臣又奏八王聽知楊郡馬已卒，驚憤大慟，昨日終於正寢。真宗聞奏，倍加哀傷，遂輟朝三日。寇準等會議奏請八王、楊郡馬謚贈。柴玉曰：「楊郡馬忠貞良弼，捍邊功績，國朝第一。今宜謚贈為公。明日列位一同請旨。」寇準曰：「柴大人斯言甚當。」商議已定，次日會同滿朝人奏真宗。真宗曰：「朕已蓄是心，特未出旨。今卿等所見既同，朕當親書敕旨。」乃追封八王為魏王，謚曰懿。楊景為成國公。命有司俱用王禮葬祭。寇準等領旨，同百官調度行之。